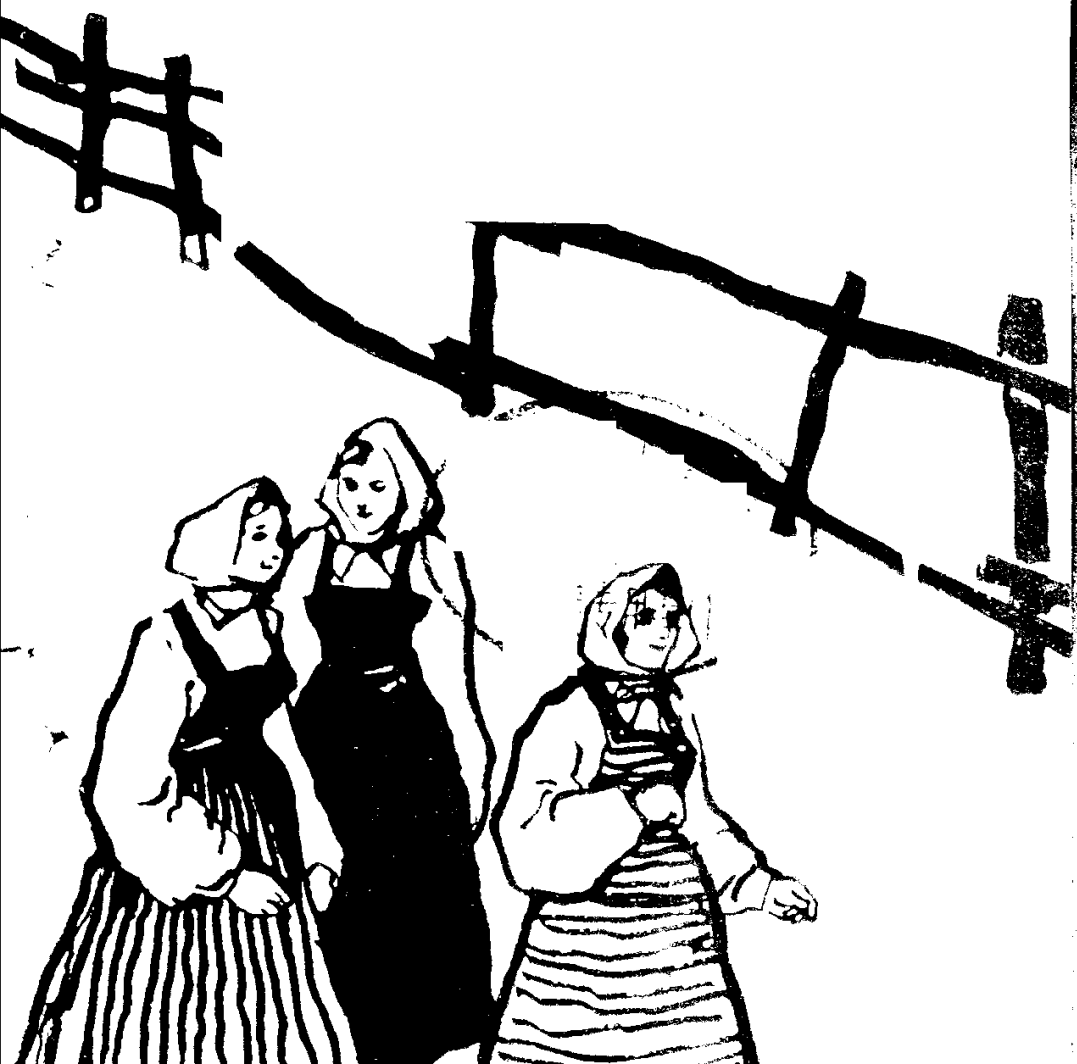


乡村

乡村

〔俄〕伊·阿·蒲宁 著

叶冬心 译



И. А. БУНИН
ДЕРЕВНЯ

据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伊·阿·蒲宁作品选集》
莫斯科1956年版译出

乡 村

〔俄〕伊·阿·蒲宁著
叶冬心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20,000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400

统一书号: 10116·939

定价: 0.62元

内 容 提 要

《乡村》是俄国诗人、小说家蒲宁的代表作。由于这部中篇小说的发表，蒲宁获得193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乡村》描写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6——1911）俄国农村的悲惨情景。作者以诗情画意的笔触，从一个侧面记述了当时俄国政治上的动荡不安，反映了人民的希望与失望。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俄罗斯人的性格和他们的精神面貌，有光明、向上的一面，也有阴暗、落后的一面。故事不仅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愚昧落后的生活，而且也展示了俄国一般的生活场景。

高尔基称蒲宁为“当代最伟大的文体家”，并认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象蒲宁那样描写过俄国农村。

责任编辑：杨震夏

封面设计：蒋高仪

第一章 无名被害者

7月21日黎明，莫斯科市内务部02总局的办公大楼内正在进行紧张的工作。尽管是星期六，工作仍在继续。人们知道，每逢星期六，内务部里的事情比平时还要多。

凌晨4点28分，值班员接到了这一天的第一个重要电话。打电话的人，听声音，好像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有些紧张地急语说：

“在卡尔比雪夫将军大街的街心花园里的灌木丛中躺着一个被打破了脑袋、满身是血的男人。看样子，他好像停止了呼吸。身旁有一个手提箱。”

这位年轻人没有说自己的姓名，声称自己是一个早起跑步锻炼身体的人。说完，电话就挂上了。

上校值班员马上用无线电步话机

耸动着腮巴，挤弄着眼睛，一本正经地，甚至不厌其详地承认他那些一时数说不完的案件：

“确实有这么回事。确实有这么回事。”

克拉索夫家两弟兄的父亲是个小贩。他在全县各地跑单帮，有一个时期住在故乡杜尔诺夫卡村里，在那儿开了个小铺子，但是后来亏了本钱，喝上了酒，回到城里就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季洪和库齐玛，先在小铺子里当伙计，后来也贩卖一些货色。他们常常坐在一辆马车上，中间儿放着一口大箱子，慢慢地赶着车，凄凉地吆唤：

“大娘们，买杂——货呀！大——娘们，买杂——货呀！”

杂货中有小镜子、肥皂、镶宝石的小戒指、线、头巾、针、“8”字形小甜面包，都藏在大箱子里。而车上大箱子外面全部是用货物换来的东西：死猫，鸡蛋，粗麻布，破衣服……

但是，这样在各地跑了几年，有一次弟兄俩差点儿闹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于是，为了避免惹祸，他们终于分道扬镳。库齐玛由一个牲口贩子雇走，季洪在离杜尔诺夫卡村五里^①地沃尔果尔镇车站附近公路上租了一个客

① 书中的“里”均指俄里，每俄里约合1.06公里。

平的东西。

接着，他立刻用无线电台呼唤“急救中心”马上派救护车来。这时，警犬专家放开了金格，金格好像很快抓住了什么痕迹，紧拉着带子，把自己的主人很快地领到朱可夫大街。

现场的检查工作由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的检查员和检查机关的值班侦察员负责。

根据观察的情况分析，出事的第一现场不是受害者躺着的地方：草丛中可见的和从通往街心花园的人行道旁伸来的两个明显拖拉的痕迹说明了这一点。再说，受害者的现场周围没有发现任何行凶的石块和硬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搏斗的迹像。

受害者身穿一件很难说明颜色的新衣服。这种衣服是莫斯科一家工厂加工的。上衣的内口袋里装有一个身份证，姓名和父称是：巴拉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922年生，沃罗涅日市人。身份证由H市签发，而且签发的时间不长，是去年的12月份。照片上的人浓眉紧锁，注意力集中，那种相当忧郁的目光完全是装出来的。身份证上的照片没有用浆糊贴结实，只是稍微粘了一下。根据情况判断，护照不一定是受害者的。因为受害者脸部被毁，不可能辨认真相这一点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身份证的中间挟着一份电报。准确地说是半截电报。电报的上半部分：收报人的地址、发报时间和发报人的地址被撕掉了。报文非常简短：“我急待与您交谈，请20日来。尤拉。”

电报的纸已破旧了，看样子，拿到电报已不是一天了。

根据报纸的破旧程度和油污痕迹判断：电报本来不是夹在身份证里面的，而是随便放在口袋里，这是作案者特地放进去的。

电报丢失的上半部分正好是电报纸对折处的一半。折叠处的纸迹还很松乱。看来，把电报撕成两半的时间不过是昨天。这是毫无疑问的，也不需要作任何鉴定。

电报是谁发来的呢？从哪儿发的呢？要查明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而且不可能很快查到。假如电报是从莫斯科发出的话，要查明准确的发报地址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莫斯科市有600多个邮电局、所，如果每个邮电局按每昼夜发出50份电报来计算，那么一昼夜共计要发3万份电报。这要多长时间才能检查完呢？况且，还不知道是哪天发的呢。

……不行，这是不可能的。再说人手也不够，如果邮电局的工作人员都去查翻以前的电报，那么谁去为那些需要发报的人服务呢？

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的检查员和侦察员认真地看了剩下的半份电报后，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电报的新撕痕迹似乎使他们产生了某种想法……这种留下一半电报的用意是很明确的。

从受害者的另一口袋里查出一块半新的手帕，白底蓝方格的。从第三个口袋里查出了几个两戈比的硬币和一个卢布的纸币。除此以外，受害者的口袋里什么也没有了。

在受害者灰色的小手提箱内放着几件干净而没有熨平的衬衣、裤衩和背心，还有两件已熨平的白衬衣，这些衣服的数字与受害者身上穿的衣服数字是一样的，另外，还有毛巾、几块干净的手帕和玻璃纸小袋子，袋内装着安全保险刀

和其它一些刮脸用具。

受害者好像打算离开莫斯科到什么地方去，也好像是刚来莫斯科不久。

“维克托尔，你去做另一项工作，进行指纹检查吧。”检查员对身旁的科技处的专家说。

维克托尔坐到草地上，提取了受害者的指纹。

救护车来了。从车上下来的医生和法医专家简短地商量了一下，接着医生吩咐有关人员小心地把受害者抬到车上放平了，医生钻进车内，救护车朝列宁格勒大街方向急驰而去。

与此同时，警犬专家和警犬金格回来了。

“有什么情况？”莫斯科刑事侦察局的检查员问道。

“它把我带到了‘银森’餐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你认为这是他的痕迹？”检查员说着并对旁边践踏过的草地点了一下头，一分钟前，受害者还躺在那里。

“很有可能。”

“好，再进行工作吧。”

接着，金格发现了另外一个线索，它又一次把自己的主人领向朱可夫元帅大街。

值班侦察员和其他人员商量了一下，开始整理现场检查记录。

6点半钟，技术组检查完现场后回到了彼得罗夫卡，更准确地说是回到了第三科洛鲍夫斯基胡同。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军事法庭总局的值班部队就驻在这儿。金格再也没有什么事干了。因为卡尔比雪夫将军大街

的街心花园已经弄得很乱了，痕迹也没有了，它的检查工作也结束了。但是，它毕竟发现了值得注意的线索。如果说发现从街心花园伸向“银森”餐厅方向的痕迹是受害者本身的，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就复杂了。

莫斯科市刑事侦察局的侦察处长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巴斯科夫少校7年前来到了莫斯科市刑事侦察局。他所走过的道路是很平坦的，在一些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值得人们羡慕的少校处长。以前，他在苏军火箭部队服过役，复员后便进了专业警察学校。后来在区民警分局任侦缉侦察员，接着他又进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进行专业法律训练。毕业以后分到了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工作。

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经历了侦查各种各样的犯罪案件。如果说再过几年可以委派他侦破最复杂的案件的话，那么，让他侦破刚发生的这件很复杂的案件，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大的锻炼。

我们不想去描写那些假设的完美的侦探画像了。那些想象中的侦探只是在空余时间里经常从事研究、并用油画颜料创作美好的风景画，轻松地弹着钢琴、立琴，并且拥有进入音乐学院大礼堂的长期票，最喜欢下国际象棋，会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喜欢小狗、小猫和其它所有四条腿的动物，总之，每到春天，把椋鸟巢^①挂到房子附近的古老的白桦树上，不喝酒，不抽烟，不……我们该停止这些了。我们说，想象中的一切都是富丽堂皇的，富有诗意的。那么这还有一点圣徒的圣洁吗？房子里走进了一位害怕美德的人，那么，

① 是人装在树上或者杆子上供鸟栖息的小木匣子。

桌上的鲜花还能一点也不枯萎？对不起，我们认为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怎么还能进行刑事侦察工作呢？

阿列克赛·巴斯科夫·尼古拉耶维奇可不是这样，他很有热情：他喜欢读古典作品和当代的侦破小说，喜欢看冰球比赛，只要有条件，他不愿意坐在电视机前看，而是到卢日卢卡体育馆的看台上，而且还要把自己的儿子——一年级学生萨什卡带着。巴斯科夫抽烟，他喜欢抽莫斯科雅瓦卷烟厂出的“雅瓦”牌香烟。喝伏特加酒也讲究适度。总之，他在以前的工作中还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表现。他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和妻子玛尼娅——经济学工程师，还有自己的工作。

巴斯科夫38岁，他身材中等，体格结实、健康。他具有一个严肃而冷静的侦探所具备的条件——他的拳击和摔跤功夫也不错。生活中，巴斯科夫遵循某个伟大作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那种习惯：假如你想干什么，那么你相信的只是经验。

由于职业的缘故，巴斯科夫养成了不急于下结论和不相信主观印象的习惯。由于他是同人类的渣滓打交道，从而压抑了他那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他那善良的性格没有改变。

上级决定委派巴斯科夫去调查发生在卡尔比雪夫街心花园的谋杀案。

接到任务后，巴斯科夫详细了解和翻阅了有关卡尔比雪夫大街街心花园谋杀案的有关情况和材料。中午12点前，巴斯科夫发现了有重要价值的线索。

第一，根据H市内务局的报告，今年3月28日巴拉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就被宣布为全苏通缉犯，他有重大抢劫嫌疑，他的同伙名叫彼得罗夫·米哈依尔·斯捷潘诺维奇。

第二，受害者口袋里发现的身份证上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巴拉金不是别人，正是当前罕见的惯犯：他多次撬开保险柜，准确一点说是一种不大的连火也烧不坏的钱柜。他经常选择一些小的单位，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会计室，消费合作社联社的会计室等类似的单位作为自己的偷窃目标。第一次犯罪是在1940年，最后一次，也是第六次是在1969年。他被押到北乌拉尔重苦役集中营服刑。去年11月才刑满释放。这是巴斯科夫从И市寄来的证明材料中得知的：巴拉金操行良好，他按时上班，他对自己所负责的简单木房的事务工作认真负责。他改过几次姓，外号叫勃雷西。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巴拉金的最后一次盗窃是在莫斯科地区进行的。地区侦缉处的工作人员逮捕了他，并且判了刑。这就是别林斯基大街发生的案件与巴拉金可能有关。

巴斯科夫给莫斯科州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内务局打了电话，商量的有关情况，接着他通知该局的女秘书：过两小时，有一封公文将从别林斯基大街送出。为了详细调查与抢劫国营农场收款处钱柜有关的情况以及与巴拉金有关的情况，他给И市打了电话。

第三，现已查明，被害者不是巴拉金。他们找到了巴拉金的指纹记载卡片。从被害者手上提取的指纹与巴拉金的指纹进行了比较，结果完全不一样。指纹鉴定不是用手占卜，这是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巴斯科夫感到他所面临的案件调

查是很复杂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案件，他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巴斯科夫在推理以后发现，根据案件的有关情况，从一个不知姓名的被害公民身上找到了一本惯犯的身份证。被害者的伤口特征说明：

a ,进攻者企图杀人，但手脚不太利索。

b ,进攻者毁坏被害者面容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被害者是谁。如果提出这是巴拉金干的，那么理由不充分。因为外号勃雷西的头号小偷具有相当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勃雷西经验丰富，作案方法变化多端，他不会偷梁换柱，把自己的照片贴在别人的身份证上，因为勃雷西明白，他在被捕时曾多次照过正面像和以白色为背景的侧面像，也曾多次提取过他的指纹和手型。巴斯科夫清楚地知道，作案者的目的是想使所有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明白被害者是谁，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

巴斯科夫决不相信巴拉金会干这种蠢事。他相信巴拉金作案比这要聪明得多，即使是别的什么人在他的指使下干的，巴斯科夫也不相信。

那么，卡尔比雪夫大街街心花园的案件究竟是谁做的呢？准确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毫无疑问只有一个结论：暂时只有那个以某种方式搞到巴拉金护照的人才知道。

在这样的场合，如果罪犯是想借助于别人的身份证，把侦查工作引向复杂的歧途，那么他是一个缺乏经验的罪犯，根本不知道刑事侦查工作人员的智慧 and 才能。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是完全可信的：巴拉金不是卡尔比雪夫街心花园杀人案的罪犯。当然，这里也不能

完全排除巴拉金自己在兜圈子的可能性……

巴斯科夫虽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在许多明确的情况中，他还是严格遵照规定的方式办事。他总是喜欢把记事本放在自己的眼前，开始制定他以后的行动计划。

马拉特·希洛夫少校正巧遇上了这个案子。他是学校来的实习人员，来到巴斯科夫所在的处实习不久。

希洛夫从医院里回来了。在那儿他参与了神经外科给被害者做的颅骨手术。马拉特有些焦急不安地说：“要想使颅骨恢复原样，这就像要使打碎的花瓶重新修好一样的难。”

他带来了医学鉴定的最后结论，这个结论最使人失望的一点是，后脑勺处的伤口引起了脑溢血，使人的生命重要中心部位受到损坏，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这个结果令人不安。

医学鉴定的最后写着：这位无名被害者年龄在55—58岁之间。他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右胯股有弹片伤痕，还有骨头损坏、愈合的骨髓炎。看来，好像是战时受的伤；在被害者的左手腕的外侧有淡蓝色、样子像乌龟一样的针刺花纹。

“让他们把针刺的乌龟拍照下来，”巴斯科夫眼睛盯着鉴定书，头也不抬地说。

马拉特马上向门口奔去。

“等一等，”巴斯科夫少校让他先留下，“别急，请坐下。”

马拉特坐到矮一些小椅子上。

看完医学鉴定的结论以后，巴斯科夫用埋怨的口气说：

“不用跑，你不是在军舰的甲板上。你去化验室说一下关于乌龟的情况，以后就去把……”巴斯科夫把巴拉金的身

份证递给了马拉特，“请尽快把这张照片放大一些，12张9寸的，让他们再放大3张别人的照片，随便什么人都行。这是为了辨认……你到‘银森’餐厅去了解一下，把昨天当班的服务员的地址记下来……厨房服务员的地址也要……要找到所有的人，让他们看照片……也许他们能认出这个人来。”

希洛夫马上站了起来。

“不要乱忙，”巴斯科夫一边把从灰色的手提箱里拿出来的衣服放到桌子上，一边阻止了他。“你带上手提箱，分别给他们看看……说不定他们能想起昨天带着这种颜色手提箱的客人……如果夏天那里的存衣室不开的话，手提箱不要乱放，随身带到餐厅……”

马拉特·希洛夫拿起手提箱和身份证，离开了办公室，他是小跑着出去的。希洛夫走后，巴斯科夫给沃罗希洛夫地区医务处值班员打了电话，请他马上转告刑事侦缉局局长，请局长尽早同巴斯科夫取得联系。

接着，他按照规定吩咐自己的人去调查一下居住在发案地区的居民，看看他们有没有受到牵连。

过了几分钟，地区刑事侦缉局局长打来电话。巴斯科夫向他详细说明了一切——卡尔比雪夫大街街心花园的众所周知的案件。他们商定，以后要进行不断的联系。

目前，首要的是分析电报的情况。可惜，关于无名被害者的情况，现在只知道他是一个55—58岁的男人和一个特别的特征——手腕上刺有样子像乌龟的花纹。巴斯科夫很想知道有无关于这个成年男人丢失情况的消息。关于累犯巴拉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情况，除了他目前的住址不知道外，其它一切都掌握了。由于发生了新的案件，应该公开寻

找到。

中午一点钟之前，所有的内务局、处都会收到寻找巴拉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电报，苏联数百个城市的内务局、处都有电传机。所以，他们会运用各种途径，把这封电报的内容传给所有的小城市、村镇，在今天傍晚以前，全国的警察机关都将参加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当巴斯科夫想象这些机构如何行动起来时，他的头脑里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好像他具有神奇的本领，他不离开自己的办公室，就能把手浸入白令海峡的冰冷海水里。

巴斯科夫派人把这封读了多遍，签了名的电报送到电报室以后，打算下楼去食堂吃一点东西。从早上离开家到现在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一般的情况下，他早上不想吃东西。他还没有走出门，别林斯基大街地区内务局的通信员给他送来了巴拉金的案卷。

从记录中，巴斯科夫了解到惯偷巴拉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全部情况。这些情况与小说和许多恶梦中的情况一样。然而，使巴斯科夫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个极小的细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小的细节，然而，这个细节他不是第一次才遇到的。

在巴拉金的案卷中，记载了他的特殊特征：巴拉金的手腕上也有针刺的花纹。巴拉金——勃雷西在自己的皮肤上刺上了精制的图画，可以与古建筑上的画廊相媲美。另外还刺了一套无人知晓的贼话。看来，贼话手册编者们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套贼话收进他们的作品中。巴斯科夫忽然看见了“乌龟”这个词，这时他发呆了。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他今天是第一次遇到了同样针刺花纹的记录。这与1小时前，他读

的马拉特·希洛夫带回来的关于无名被害者的医学结论上写的一模一样。现在巴拉金的乌龟是第二个乌龟。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不是巧合，这与卡尔比雪夫大街街心花园那个无名受害者手腕上的乌龟可能有什么内在联系。

巴斯科夫是个无神论者，但是，他很喜欢发誓。不论遇上了什么事，他总是说向上帝发誓。这大概是他青少年时期受父亲的朋友、一个老水手的影响吧。发誓对于一个坚信唯物主义者的人来说听起来似乎令人奇怪。然而，现在他却沉思起来了：也许在死亡面前，在善良和救星面前，在信赖面前，他也许会相信有神的。好像在浓雾中长时间行走的人一样，熟悉的房子和树木开始在缭绕的白色的浓雾中产生错觉，这使巴斯科夫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两只乌龟的眼睛中肯定会暗藏着某种很久以前的秘密。然而，他自己却给弄糊涂了。他尽力使自己冷静下来：你不是读过许多埃德加·波的书吗？他的书的封面上凸印着熨金的花纹。接着他又感到，刺在不同的两个人手腕上的两只淡蓝色的乌龟对他来说是指路的标志。对此，巴斯科夫是相信的……

“多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呀，”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少见的。他把文件夹子合上放到保险柜里，走出了办公室。乌龟还是乌龟，然而，饭还是要吃的……

从食堂回来以后，巴斯科夫又拿出巴拉金的案卷，准备再进行研究。他点燃了一支烟，刚抽了几口，电传机工作起来，巴斯科夫走近电传机，原来H市发来了电报。巴斯科夫聚精会神地看着电传机。

电文很长，然而，对巴斯科夫来说，每一个字都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些情况是他急于了解的。这些情况中没有关